

回忆与胡裕树先生的交往点滴

沈亚明

凉棚口挂了件男式马球衫，蓝灰素色，针织变换交错，纹理深浅有致。左胸有只小小的袋鼠，绣工蛮精巧，引人注目却不扎眼，被胡先生相上了。胡先生戴眼镜，不脱学者模样。他的手指一触摸那短衫，摆摊的马上料定，来了个挨“砍”的主儿，报出了天价。同事们赶紧把胡先生“抢救”到稍远处，“教育”他必须讨价还价。胡先生对“速成”缺乏自信，求助说：“你们去帮我把‘小袋鼠’搞来！”

在复旦大学当学生的那些年，可说是我的如鱼得水的岁月。回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教过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友好。而我在校大部分时间，胡裕树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。早就想涂抹几段回忆文字，感谢胡先生，并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。

多年前，同届同系编辑《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八一—毕业三十周年大聚会纪念册》，我曾鼓动同学分别写片段，毛遂自荐当秘书，串织成文。可叹我在同窗时代，把集体活动视为“窗外事”，如今哪来号召力？结果只以个人名义，贡献一篇追忆陈炳迢老师，文末附数语，缅怀汉语专业诸先师（胡裕树、汤珍珠、钱凤官、柳曾符和周斌武）。去年7月，起草短文《胡裕树汤珍珠二先师各一事》，却因意外干扰，搁下未续。年初惊闻孙锡信老师逝世，即向同学们诉感慨，孙老师对我很友善。随即补言，教过我的老师都很友善。由是思念复起，动笔之欲渐增。数月前读胡中行学兄大作《随胡裕树先生编教材》（《文汇报》2018年3月26日），得悉胡先生百岁冥寿将近。遂排上日程，今夏须还心愿。

本篇所忆与胡先生的交往点滴，主要是在毕业留校之后，我当“太学生”（比大学生多一“点”）的阶段。

主任主编

起笔先纠结了一番，大学生四年，我与胡先生算不算接近？这很难衡量。取一条简单标准，至少在毕业前，我从未去胡先生家拜访，自然也没在他家吃过饭。

猜想几十年后的情形已不太一样，省略叙背景。

我读书期间，复旦尚未通行电邮，电话也不方便，同校寄信似太费事，师生交流以面对面为主。老师一般没有单人办公室，但大多住在校园附近的



↑左起：胡裕树、杜高印、陈望道。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。（按：随照而来的解说词是“陈望道与学生们”。相助辨认杜高印的是贺国伟和陈光磊。）

→78级汉语班全体女生与系主任和班主任毕业合影。左起：李小玲、胡裕树、范晓、沈亚明。上海，复旦大学图书馆前，1982年7月26日。据我笔记，那日下午公布分配名单。据同学们回忆，胡裕树先生作为系主任，在大会上逐个念学生姓名，宣布去向。

宿舍区。不少老师相当随便地告诉学生地址，欢迎去串门。有的老师在发表文章前，会约我去预览，告辞时师母拦门赐餐。也有时，因我没留意钟表，被留下改善伙食。一来二去，便与一些老师的家眷也不生分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留校后老师们客气了一声：“我们是同事了”，从此再也不招待我了。胡中行兄说“有经费”请吃饭，可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毕业前蹭的饭，看得出都是老师自家便饭。有次与同学路经在市区的汤珍珠老师家，她直接领我们去厨房，教我做番茄蛋汤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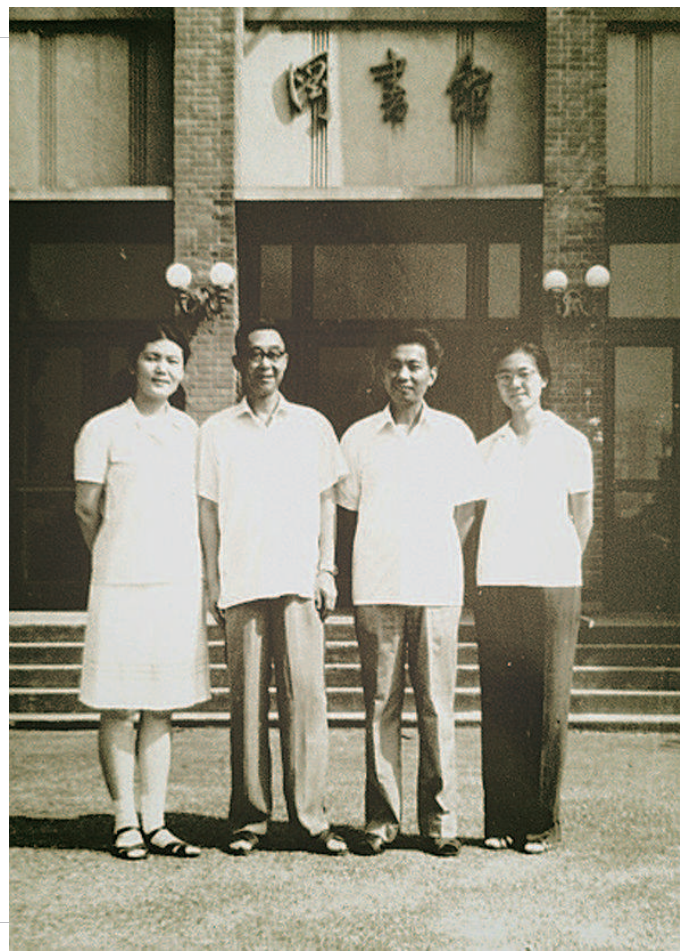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那一届汉语班，统共只有十几个学生。本专业教过我们的老师，都不陌生。全班就两个女同学，据另一女生李小玲描述，我上课时目不斜视“向前看”。依我后来自己的经验估测，站在黑板前的老师，大约会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呆学生。再者，课堂上答老师问或者刚下课请老师答问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尤其胡先生给我们开的是专业选修课，带有研讨

性质。此外，偶尔我还被师长招去，列席接待海外学者的小型座谈。

这么一倒溯，大学高年级时，应与胡先生在不少场合有过接触，可遗憾的是，具体事例均已淡忘。仍存的记忆是，若在教室外碰到胡先生，会略作交谈，但我也会略感拘谨。问了同学，都说胡先生平易近人。那么问题恐怕在我，是我有点遇“官”回避的习性。谁让胡先生当了系主任？

我留校头三年没有教课，参与两个编书项目。一个是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，许宝华和汤珍珠主编，书名很早已定。另一个是对外汉语系列教材，后取名《今日汉语》（*Chinese for Today*），由胡裕树主编，汤珍珠和徐志民任副主编。许宝华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，非常熟。他主动对我说：“你先去帮胡先生。”汤老师是系里指定“带”我的，带着我先去编教材。

教材组首次开会，胡先生告诉我们几个新教师：77级留校人多，78级一个也留不下。



（凡浓缩引语，免用引号，下不另注。）胡先生停顿了一下，我感觉被看了一眼。胡先生接着介绍，他如何借教材项目把我们留下的经过，言辞辅以手势表情，不夸张，但达意。

“他们要我编教材。”胡先生止住，一手松松握拳，稍稍俯首，略倾一侧，似作权衡思考状。

我急着听下文。

胡先生不慌不忙而语：“我说，给我人。”摊开手掌，头往另一侧偏，微微昂起，面露笑意。眼光扫了一圈全屋，在座者一个不漏，众人皆开颜。

在胡先生挂帅的教材编写组里，不管刚留校还是教了几十年书，都是中文系的老师。整个团队十人，气氛也可用“友善”二字概括。读书时我被嘲笑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想来不太善于跟大家打成一片。原是同一小班的老班长贺国伟，还是毕业后在教材组日日共事，才获“不见外”感，延续至今。

两位副主编汤珍珠和徐志民老师，分工照应日常事务。主帅胡先生主外，兼顾种种头绪，

不必天天来看部下。虽然胡先生每次到组内议事，都毫无架子，我也常直抒己见，但不知怎么在编写组办公室外相遇，我仍感到一丝拘谨。

南下出差

第一次感到在胡先生面前完全放松而且特别开心，是在跟随他编教材一年之后。

1983年初秋，《今日汉语》编写人员出差，走访外地各院校，为第一册试用本征集反馈。我们兵分两路：教过我的陈阿宝老师，还有留校一年多的陆丙甫、胡中行和吴悦，组成四人小分队，专访北京。余下大部队由胡先生亲自率领，“巡视”闽粤二省。南下随行共五人，两位副主编携三个青年教师汤志祥、贺国伟和我。而青年教师里，其